

从古栈道看军人精神的文化内涵

徐丽平

(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 陕西 宝鸡 721013)

【内容摘要】古栈道在战争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其所具有的内在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在历史的长河中,古栈道的兴衰往复让我们看到了果断自信的精神、机智多谋的魅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魄力、强有力的沟通能力,这些都展现出军人的内在精神,他们的毅力与智慧也正是现代军人应该具有的精神。

【关键词】栈道 军人精神 多元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9-0118-02

中国有着优秀的军人传统,然而当军人群体的新生力量由“80”走向“90”,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军人价值观——军人精神。众所周知,战场是挥洒军人精神的外在载体,战场能够展现军人精神的变迁。《左传》、《战国策》等诸多历史古籍中记载,从公元前武王伐纣,到两汉三国、隋唐两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秦岭中的栈道一直是南北拉锯的主战场,不曾止息,古栈道的变迁向我们诉说着古代的军人精神的内涵。

据《史记·蔡泽列传》记载,秦昭襄王的相国范雎修筑过栈道,时人蔡泽称:“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又斩范、中行之涂,六国不得合从,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时也。”由此可见,早在战国时就有了栈道,栈道为秦的统一打下了基础。栈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具有重要的军事作用,如唐建宁王倓与李辅国执鞬谏曰:“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1]宋刘子羽曰:“四川全盛,敌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铁山、栈道之险,未敢遽窥耳。”^[2]栈道不仅是一条军事要道,也是一条经济命脉,连通着秦蜀之间的经济贸易。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馆鞬其口,以所多易所鲜。”虽然栈道是重要的交通命脉,但是它却经历了数次的焚烧与修复,然而栈道的毁与修解读了军人精神的内在本质。

栈道作为重要的军事与经济要道,在历史的长河中存在于千余年,然而它的部分结构却是有木头建造的,被付之一炬易如反掌。据《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高皇帝烧栈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东驰函谷,西楚大破。”^[3]刘邦率领军队绝烧栈道迷惑项羽,以汉中为基地,养民招贤,安定巴蜀,而后

又率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志向三秦。古栈道在此次战争中被烧毁又被再建,一“烧”一“建”之间见证了刘邦士兵的誓绝之精神。古来绝烧栈道之人并非刘邦一人,赵云退曹火烧栈道^[4],唐西平王李晟绝烧栈道临危救主^[5],宋代勇猛善战的崔彦进迫使蜀军绝烧栈道,退保葭萌^[6],囊嘉特反元之战中绝烧栈道^[7]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这条军事与经济要道也被抛弃。由此可见,当面临挑战的时候军人要由“破”的精神,不能依赖已有的温床。当今军队的新生力量“80”与“90”来自“60”和“70”的暖箱,他们与社会的联系与依赖程度远远大于以前,就像美国“婴儿潮”的一代,等到了三十而立之年,却发现自己成了“三明治”的一代。如果我们依然把他们置于中国传统的部队环境,割裂军人与社会的联系,置身于社会之外,按部就班地接受培养,这些新生力量无法认同,也承受不了的,富士康事件从侧面部分说明了这一点。换言之,军人的小环境要顺应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军人的培养方式也要做出相应程度的改变,要有勇气破除陈规,破除已有的安逸舒适。作为军事与经济命脉的栈道,刘邦敢于破,赵云魏延敢于破,唐代李晟敢于破,宋代猛将崔彦进敢于破,这些都是为时事所迫,不得不破,是顺应了实时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的军人精神要有时代精神,能反映出一定时期的时代气息,不可一承不变。目前,“80”“90”作为新的军人主体走进部队,他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都与前辈截然不同,就像栈道一样,如果不顺应时代的要求,将传统的军人精神刻板守旧地应用在他们身上,只能是强扭的瓜,所以为了顺应时代的要求军人精神必须做出改变。

然而改变并不等于对原有的军人精神的放弃,破从何处来,破向何去,破所带来的影响与后果是我们在破之前就有所思考的问题。赵云阻碍魏军追击,绝烧栈道以退兵,然而也影响了诸葛亮最后一次出兵,同时每一次对栈道的损坏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修复。当栈道被毁后,古人在原有栈道留下的遗迹和凿洞上进行修复,并以此为基础开

* 作者简介:徐丽平(1975—),宝鸡文理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辟了更为坚固或便利的栈道,如修建石栈防止被焚烧等,这就要求我们创新地去看待原有的事物。“马革裹尸还”的献身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烈气节,“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价值担当,“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的忧患意识,“借我三千虎贲,复我浩荡中华”的英雄气概,“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军人传承已久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军人精神重建的基础。因此,我们对军人精神的破不是对原有核心价值观全盘否定,而是在我们继承这些传统优良品质的同时,应该看到时代的发展,传承主体的需求,要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发展逻辑,多维地审视军人精神的重新塑造,要有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军人精神,建立符合当今社会发展和军人发展的多元的军人精神。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破易立难”这个普遍规律。栈道建于“险绝之处,傍凿山巖,而施梁为阁。”“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子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4]再如“国西有县度山,其间四百里中,往往有栈道,下临不测之渊,人行以绳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5]唐赵氏《杂言寄杜羔》诗:“梁州秦岭西,栈道与云齐。”可见古时栈道是在险绝之处傍山架木而成的一种道路,修建之处多为河水隔绝的悬崖绝壁之上,崇山峻岭之间,并大多为木质结构,一炬焚之,十分简单,然而修复与再建却非易事。例如褒斜道部分地段“在崖壁上穿方形孔,边长36厘米,深70厘米,距水面高度5米”,“路面从3米到5米不等”^[6],大多通过只有沿着悬崖峭壁修成,工程极为艰巨。据《郾开褒斜道碑》记载:“永平六年(63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徙二千六百九十人开褒余(斜)道,……始作桥格(阁)六百二十三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九年四月成就。”这条栈道并非首次开通,修建耗时四年,有些路段在今天的条件下都难以通过,工程十分艰巨,因此栈道的修建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的创造精神。悬崖峭壁之上古人重新修建了一条条的栈道,从这些古栈道的遗迹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古代军人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精神。如樊哙奉命重修栈道,按他的军力和人马是不可能完成的,士兵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却毅然决然奉命修建。然而仅仅拥有坚强的意志是不够的,军人应该有创新的精神,要因势利导,表现出军人的智慧。如果没有刘邦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不会有汉室的天下。缺乏智慧的意志力是虚弱的,缺乏意志力的智慧是危险的。古今中外的经验告诉我们,意志与智慧的高度辩证统一是民族图强的法则,而当今的军队正需要一种精神把整个部队牢牢凝聚在一点上,意志与智慧可以表现出一种精神,这就是新时代需要的军人精神!古人在修建栈道时,也并非生搬硬套,他们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法,展现出了古人的智慧。如栈道因地势不同种类也不同,有标准式、悬崖斜柱式、无柱式、汀步式、木筏式^[7]等等,展现出古人高超的技艺与智慧,也得到了世人的赞叹与认可。可见意志力与智慧是军人精神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古栈道同样表现出决战千里的沟通精神,有专家认为长城的精神在于“围”和“堵”,以大围墙的姿态拒绝外人进入自己的“家园”,而栈道的精神却恰恰相反,它象征着延伸、沟通和发展,有了解外面、走出去的内涵。《淮南子·本经训》:“大构驾,兴宫室,延楼栈道,鸡栖并轸。”高诱注:“栈道,飞阁复道相通。”史料记载,在栈道的鼎盛时期,其路面

平阔,可行车马,五里一阁,十里一亭,500里大栈约有各类建筑6000余个,在秦岭中褒斜道、傥骆道、陈仓道、金牛道、子午道、连云道、米仓道和荔枝道,而且每条道之间都有关联,在秦岭山中形成了一个网络。郭荣章老先生认为,这七条秦岭中的古道起到的关键作用是把八百里秦川与四川盆地这两个中国古代的天府之国连接起来,使先后在西安建都的周、秦、汉、唐获得殷实富足的基地,大批钱粮赋税沿栈道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安。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说:“假如人际沟通能力也是同糖或咖啡一样的商品的话,我愿意付出比太阳底下任何东西都珍贵的价格购买这种能力。”由此可见沟通的重要性。军人同样应该具有古栈道的沟通精神,这里所说的沟通不是简单的“通报”式沟通,军人的沟通精神应该是全面而多维的,包含向上沟通,向下沟通,平行沟通,最终形成像栈道一样沟通网络。伴随现代社会理念更加人性化、知识化、管理组织虚拟化、组织结构扁平化、管理手段和设施网络化、管理文化全球化等总体趋势,沟通的形式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如更加柔性化的文化沟通、知识沟通、网络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沟通国际化,因此要建立起非正式组织沟通,文化沟通,精神沟通。沟通是推动和融合群体文化的主要通道,军队是一个大的群体,通过沟通可以让他们的族群文化逐渐确立与发展。同时军队不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军人的沟通精神首先应该表现在与社会的沟通,社会不能孤立地看待军人,军人也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军人应当建立起沟通的主观能动性,树立内外沟通的精神。

“不读《诗》何以言,不读《礼》何以行。”一个没有脊梁的民族势必会被世界潮流所淹没,一个没有伟大精神贯穿的脊梁必将被外力所斩断。如今的古栈道上没有了当年的战火与硝烟,栈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漠视,是栈道的精神却深深地扎在我们的筋骨里。21世纪,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战火纷飞的有形战场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军人就像栈道一样似乎失去了它的历史光环,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许多社会问题,如世界文化的冲突、邪教的泛滥、宗教的极端、自然的破坏、人性的恶化、科学的负面性等,都是社会安定和发展的阻力,军人必须树立集自信、创新、毅力、智慧、沟通为一体的多元的军人精神,才能拥有巩固的军队组织,才能捍卫国家的利益,保障社会的安定。总而言之,军人精神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钢铁般的意志,传承的是一种文化,一种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产生的信仰。

参考文献:

- [1]唐纪34,资治通鉴(第21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2]宋史·列传(第129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3]邹阳传.汉书(卷51)[M].长沙:岳麓书社,2009.
- [4]诸葛亮.与兄瑾言赵云烧赤崖阁道书.诸葛亮集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 [5]唐故太尉兼中书令西平郡王赠太师李公神道碑铭.民国陕西通志稿(卷151)[M].
- [6]宋纪卷4,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7]元纪卷23,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8]列传第90,魏书第110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9]褒斜栈道调查记.考古与文物[J],1980(4):33-35.
- [10]蓝勇.中国古代栈道的类型及其兴废.自然科学研究史研究[J],1992(1):68-76.